

中東歐文學翻譯巨匠
——評 *The Man Between: Michael Henry Heim & A Life in Translation*

徐裕軒

書名：*The Man Between: Michael Henry Heim & A Life in Translation*

編者：Esther Allen, Sean Cotter & Russell Scott Valentin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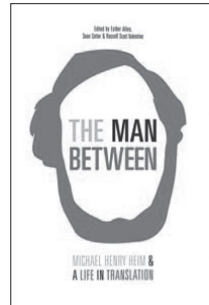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：Open Letter

出版日期：2014/10/14

ISBN：978-1-940953-00-7

頁數：313頁

定價：12.95美元



壹、傳奇的譯者、輝煌的「譯」生

本書記述已故的文學翻譯大家麥可·亨利·海姆 (Michael Henry Heim, 1943-2012) 輝煌的翻譯人生。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執教長達40年的海姆教授，不僅多年來開設文學翻譯工作坊、培育新生代譯者，他更早在政治禁錮的冷戰年代，便將遠在鐵幕下的當代中東歐文學譯介給英語世界，乃至傳播全球。其中包括俄國作家阿克薛諾夫 (Vasily Aksyonov, 1932-2009)、捷克作家昆德拉 (Milan Kundera, 1929-) 與赫

拉巴爾 (Bohumil Hrabal, 1914-1997)、匈牙利作家厄爾凱尼 (István Örkény, 1912-1979) 與康拉德 (György Konrád, 1933-)、羅馬尼亞作家布萊徹 (Max Blecher, 1909-1938)，以及前南斯拉夫作家契許 (Danilo Kiš, 1935-1989) 和烏格列西奇 (Dubravka Ugrešić, 1949-) 等人。

作為斯拉夫語言、文學學者和一位傑出的譯者，海姆自小便展現其早慧的語言天分，從中學時期接觸法語，到為了和遠在維也納的祖母通信而勤練德語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後主修中文和俄文，大學因打工充當導覽而精熟的西班牙文，研究所在哈佛大學修習捷克語，中年因教學需求開始學習的塞爾維亞／克羅埃西亞語 (Serbo-Croatian)，再加上因緣際會陸續習得的匈牙利語、羅馬尼亞語和荷蘭語等，海姆一生精通並發表文學譯作的外語多達9種，具備閱讀能力的語言更超過10餘種。

然而，若純粹因其語言天才而以「多語狂」(polyglot) 來理解海姆，未免顯得過於片面和狹隘，在海姆一生多達40餘種的譯作當中，翻譯的文類遍及小說、劇本、書信、訪談、傳記、兒童故事與雜文。在不同語言和文類體裁的掌握之外，海姆的英文造詣與故事描寫的文筆之佳，長久以來更是廣為學界、讀者和原作者所稱道。

海姆的翻譯生涯由俄國短篇小說天才契訶夫 (Anton Chekhov, 1860-1904) 開始，1973年海姆翻譯的 *Letters of Anton Chekhov*，出版後旋即成為學界研究契訶夫的重要一手史料，爾後海姆又配合美國在地劇團的需要，陸續翻譯契訶夫的《三姐妹》、《凡尼亞舅舅》、《海鷗》和《櫻桃園》等四齣經典劇作，在2003年集結為 *The Essential Plays of Chekhov* 一書。2007年，海姆再完成蘇聯兒童文學作家丘科夫斯基 (Kornei Chukovsky, 1882-1969) 一生的日記譯注。

1964年，由哥倫比亞大學轉入哈佛大學的海姆，受業於語言學家雅克布森 (Roman Jakobson, 1896-1982) 門下，開始向當時雅克布森的妻子、同為斯拉夫系教授的皮爾克娃 (Svatava Pirková) 學習捷克語，這門中歐語言的學習讓海姆在1960年代三度前往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

(Czechoslovakia)，結識哈維爾 (Václav Havel, 1936-2011)、昆德拉、赫拉巴爾與克里瑪 (Ivan Klíma, 1931-) 等重要的捷克作家，這段經驗也促使海姆後來譯介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》、《笑忘書》和《玩笑》以及赫拉巴爾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等經典作品。

1968年，「布拉格之春」(Prague Spring) 在蘇聯坦克無情地駛入古城後告終，該年夏天在布拉格兼職聯合國翻譯工作的海姆，恰巧成為捷克民眾與蘇聯士兵的溝通橋樑，此種獨特的歷史見證經驗，也使得布拉格成為海姆終身的文化關懷，海姆曾為這座波西米亞古都翻譯十九世紀捷克作家聶魯達 (Jan Neruda, 1834-1891) 的《布拉格故事》、希薩爾 (Josef Hiršal, 1920-2003) 的《波西米亞青春》、恰佩克 (Karel Čapek, 1890-1938) 的《白色瘟疫》和《馬薩里克訪談錄》、以及義大利詩人黎波里諾 (Angelo Ripellino, 1923-1978) 所寫的《魔幻布拉格》等書。

1984年，海姆由於同系教授南斯拉夫語的講師退休，因而被系所請託，以中年之齡重頭學習塞爾維亞／克羅埃西亞語。從1989年開始，海姆陸續發表南斯拉夫作家的作品翻譯，如塞爾維亞作家契許、茲南斯基 (Miloš Crnjanski, 1893-1977)、提許馬 (Aleksandar Tišma, 1924-2003) 和克羅埃西亞作家烏格列西奇與馬特維耶維奇 (Predrag Matvejević, 1932-) 等人的作品。

在斯拉夫語言範疇之外，海姆也因其匈牙利裔的家族背景，以及文友作家的請託和推薦等不同理由，使用非斯拉夫語系的外語從事翻譯，包括以德語翻譯諾貝爾獎得主葛拉斯的傳記《我的世紀》與《剝洋蔥》和湯馬斯·曼的經典小說《魂斷威尼斯》、從法語翻譯契訶夫的傳記和昆德拉劇作《雅各和他的主人》、用匈牙利語翻譯厄爾凱尼、康拉德、艾斯特哈茲 (Péter Esterházy, 1950-) 與摩拉 (Terézia Mora, 1970-) 等人的小說、晚年以荷蘭語翻譯比利時作家克勞斯 (Hugo Claus, 1929-2008)，以及海姆生前最後鑽研、翻譯的羅馬尼亞作家布萊徹。

貳、不只是致敬論文集¹

海姆傳奇的一生，無法單由其譯作一言以蔽之，*The Man Between* 一書便邀集海姆的故舊與門生，分別從「其人」(The Man)、「其友」(Community) 與「其生」(Impact) 等不同角度，來呈現海姆近半個世紀以來，耕耘中東歐文學翻譯的璀璨歲月。

本書第一部分「其人」由訪談、演講和書目組成。首先，「快樂的巴別」(A Happy Babel) 全文曾以羅馬尼亞語出版成冊，為數位羅馬尼亞學者和譯者，多年來對海姆所做的訪談錄，此處節錄其菁華，呈現海姆的求學生涯回顧、外語學習心得、文學與翻譯啟蒙、對個別譯作的看法與感想、和原作者的交流經驗，以及他以翻譯作為志業的反思等。

其次，「現代翻譯的三個階段」(The Three Eras of Modern Translation) 是由海姆在2011年發表的一場演講稿所改寫，此篇文章總結海姆一生的翻譯觀點，他以自己的翻譯生涯為例，提出「回應期」(reactive)、「呼應期」(active) 和「自應期」(proactive) 三個不同的翻譯階段，試圖作為譯者「可見性」(visibility) 的一種新詮釋。

海姆以自身成長的美國翻譯界為例，指出冷戰期間的外國文學翻譯，與當時的政經時空環境息息相關，如1958年巴斯特納克(Boris Pasternak, 1890-1960)《齊瓦哥醫生》和1963年索忍尼辛(Aleksandr Solzhenitsyn, 1918-2008)《伊凡·丹尼索維奇的一天》的英譯本，都是一出版便長期蟬聯《紐約時報》等暢銷書榜，此種熱潮可看作文學翻譯對政治環境需求的「回應」；進入到冷戰後期，隨著西方世界對「鐵幕」的認識逐漸增加，開始有系統性的中東歐文學翻譯出現，

¹ 事實上2008年已有海姆的學界友人和門生，為祝賀其65歲生日，編撰出版 *Between Texts, Languages, and Cultures: A Festschrift for Michael Henry Heim* 學術論文集，其中收錄「捷克語教學」、「捷克語言學」、「捷克文學與文化」和「翻譯研究」四類共32篇文章。

其濫觴即為1974年美國作家羅斯 (Philip Roth, 1933-) 為「企鵝圖書」(Penguin Books) 主編的「另一個歐洲的作家」(Writers from the Other Europe) 系列叢書，從1976年至1988年陸續出版了波蘭、捷克、匈牙利與南斯拉夫10位作家的作品共17冊，為英語世界讀者打開認識中東歐文學之窗，海姆將此現象視為出版界主動地「呼應」讀者對世界文學的渴求；接著，在冷戰末期東西對峙逐漸消融之下，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(Gabriel García Márquez, 1927-2014)和義大利作家艾可(Umberto Eco, 1932-)，都分別在英語世界引起巨大熱潮，由此，美國的外國文學翻譯正式進入「自應」的階段，海姆特別以2000年設立的「翻譯藝術中心」(Center for the Art of Translation)、學院體制的「道爾基檔案」(Dalkey Archive Press) 和「公開信」(Open Letter Books) 出版社、亞馬遜的自營出版品牌「亞馬遜穿越」(AmazonCrossing)、文學刊物「無國界文字」(Words Without Borders) 以及美國筆會翻譯獎(PEN Translation Fund)² 為例，指出當代的文學翻譯，不僅可在學術建制化的場域中佔有一席之地，今日發表與交流平台、管道和方法等相關資源的多樣化程度，更早已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。

本書第二部分「其友」收錄七篇海姆友人的紀念文章。曾入圍曼布克獎的烏格列西奇，是當代克羅埃西亞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，最初其作品便是由海姆譯介至英語世界，她早期的兩本小說集，出版於海姆協助策畫、西北大學出版社在1991年推出的「不羈歐洲的書寫」(Writings from an Unbound Europe) 系列叢書。烏格列西奇在文章中也憶及海姆對克羅埃西亞語的精熟掌握，以及他希望藉由翻譯文學提升美國讀者視野的熱忱等個人特質。

海姆執教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，是北美斯拉夫研究的重鎮，多

² 2012年海姆逝世後，美國筆會已將該項獎助更名為「海姆翻譯獎」(PEN/Heim Translation Fund Grant)，以紀念並感謝海姆生前用匿名方式捐助、成立該項獎助。

年來一同執教於斯拉夫語系的同事安德森 (Henning Andersen) 和弗萊爾 (Michael Flier) 分別從自身的相處經驗提出觀察，丹麥裔的安德森早在1967年便曾是海姆在哈佛的俄語史老師，他尤其讚嘆於海姆的語言天分與廣博的文化認識；弗萊爾則細數海姆從新進教師、升等教授、到主掌系務的每步歷程，指出他是少數在學術研究的壓力下，仍堅持大量從事文學翻譯的「入世」學者。

海姆多語和多產的翻譯生涯，讓他結交許多同行「譯」友，法語／挪威語譯者克莉斯登森 (Bente Christensen) 談及自己僅有幾次與海姆共事的機會，不論是在巴黎、上海或奧斯陸舉辦的研討會，海姆總能對當地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信手拈來，讓她尤其印象深刻。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的克羅埃西亞語譯者赫克沃斯 (Celia Hawkesworth)，則一再強調海姆「體貼讀者」的翻譯精神對後輩譯者啟發至深，也緬懷兩人早期一同將南斯拉夫文學帶入英語世界的筭路藍縷時光。

參、走向幕前、作為主體的譯者

本書第三部分「其生」為全書重點所在，僅頁數便佔了全書過半篇幅，共集結八位海姆翻譯生涯的受業門生與後輩所撰文章，作者多半已是今日重要的中生代譯者和翻譯學者，分別從不同的主題與面向來理解他們眼中的文學翻譯宗師。

印第安納大學教授瓦倫提諾 (Russell Scott Valentino) 闡釋海姆為翻譯領域、乃至於閱讀市場所做的根本性改變與貢獻，他由翻譯的「學術性」(scholarly) 與「作者性／創意性」(writerly/creatively) 兩個特點出發，點出翻譯領域數十年來的趨勢。前者可見於今日多樣性翻譯資源的出現，如翻譯系所的設置、翻譯研究典範的形成、翻譯比賽與會議的籌辦，以及各種翻譯期刊、字典和百科全書的發行；後者則更講求翻譯的「實踐」(practice)，特別是針對詩和小說等文學作品的翻譯，他認為當代的譯者不僅具備「轉介」的功能，更應有相當的「原創性」，用文學

之筆轉譯出豐厚的文本。這兩種特質，正是海姆多年來翻譯志業的貢獻所在。

波蘭裔政治學者提莫夫斯基 (Andrzej Tymowski) 談起與海姆一同編製的《社會科學文本翻譯準則》(*Guidelines for the Translations of Social Science Texts*)，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下，他與海姆邀集各國東歐研究領域的人文與社會學者，共同制定出一套學術文章的翻譯規範，希望藉由文獻的大量翻譯與傳播，增進不同國家研究者的相互認識，以擴大區域研究社群的能量。帕慕克 (Orhan Pamuk, 1952-) 的英語譯者弗利 (Maureen Freely) 則聚焦於海姆長年在洛杉磯分校開設的翻譯工作坊，她也以自身的參與經驗為例，認為該工作坊更像是一個「寫作班」，說明海姆特別強調優秀的譯者，應不斷專注於磨練自己的文筆。

海姆在世界文壇最著名的譯作，無疑是昆德拉的經典名著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》，他不僅由此將捷克文學帶入世界各國的閱讀視界，海姆也是讓昆德拉與赫拉巴爾躍上世界文壇的重要推手。伍茲 (Michell Woods) 和祖克 (Alex Zucker) 分別從研究者和譯者的角度談海姆譯介捷克文學的深遠影響。專精於卡夫卡與昆德拉研究的伍茲，從海姆與昆德拉及赫拉巴爾往來的書信、對出版商所做的訪談紀錄，以及細緻的文本語句分析，呈現海姆作為譯者的獨特性與小說描寫的功力，包括海姆通過重重試譯考驗、獲選成為昆德拉譯者的過程；相較之下，祖克則由昆德拉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》和赫拉巴爾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兩本海姆的經典譯作，回顧捷克文學的英語翻譯史。

羅馬尼亞語譯者、本書主編和序言執筆者卡特 (Sean Cotter)，以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」(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) 作為詩句的發想動機，貢獻了一篇哈維爾風格的圖像式前衛長詩，向海姆致敬。德語譯者、印地安納大學退休教授蜜雪兒 (Breon Mitchell)，長期在該校圖書館設置譯者手稿典藏中心，她細數海姆對該中心的幫助與貢獻，更強調原作者與譯者、出版者之間的書信、譯者筆記和初譯草稿等素材，都應

是翻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。

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艾倫 (Esther Allen) 用「麥可·亨利·海姆：一種理論」(Michael Henry Heim: A Theory) 為題為本書作結，由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海姆談起，指出大學階段海姆因受業於桑塔格 (Susan Sontag, 1933-2004) 與《百年孤寂》譯者羅巴沙 (Gregory Rabassa, 1922-) 的啟蒙，進而投入文學翻譯的世界。接著由海姆所建立的龐大譯作中，梳理出其中的時空脈絡與核心：契訶夫書信、劇本、傳記與故事的翻譯，成了海姆翻譯生涯的起始與終點；布拉格之春的生命經驗，則讓海姆將昆德拉與赫拉巴爾帶給世界；1990年代的巴爾幹變局，使得人們開始重視海姆的南斯拉夫文學譯介；2014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，更引起「紐約客」雜誌的熱烈討論，重新檢視海姆30年前翻譯阿克薛諾夫《克里米亞島》這部經典小說的慧眼先知。

The Man Between 一書揭示了文學翻譯巨匠海姆精彩的一生。曾幾何時，譯者由過去被置放在版權頁的一角，到今日譯者的名字得以躍至封面與原作者並列。卓有聲譽的譯者，更能透過導讀、序介和譯註等形式，以主體的身分，引導讀者進入另一個文本與文化脈絡當中。海姆的友人與門生在本書中也一再提到，作為知名的譯者，海姆經常受邀替各大出版社「讀書」，並撰寫大量的「讀者意見」(reader's report)，作為出版社規劃新書出版的參考。由此可見，出色的譯者在文化生產與傳播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，已遠大於過去我們對單純「譯者」的傳統理解。

海姆為我們樹立了一種典範，不僅在他實質譯介的中東歐與其他歐洲文學作品，海姆作為研究者、教學者、推廣者和倡議者等角色，都為後輩譯者立下了難以跨越的標竿。